

历史的真相

——制造「三光」的日本侵华士兵忏悔录

(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编

LI

SHI

DE

ZHEN

XIANG



广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真相

——制造“三光”的日本侵华士兵忏悔录

（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编
殷占堂 傅 宁 殷 宏
彭崇基 黄有香 周嘉运 译
秦冰冰 陈麟辉
孙日明 审校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策 划 殷占堂

责任编辑 周 莉

责任校对 农向东

本书由日本国晚声社、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授权

历史的真相

——制造“三光”的日本侵华士兵忏悔录

(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编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南宁华光印刷厂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6 千字

版次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 7-219-03079-7/K·441

定价 6.50 元

目 录

非正义战争	森村诚一 (1)
☐ 日本鬼子	
军医的露天解剖	小美野义利 (7)
☐ 细菌战	
731 部队的暴行	田村良雄 (15)
☐ 烧红的火筷子	
严刑拷问后斩首	佐藤五郎 (31)
☐ 残酷至极的拷打	
惨无人道的审讯	原田左中 (43)
☐ 毒气实验	
用 8 位农民做实验	三上忠夫 (56)
☐ 犬	
刺刀威逼下的少女	富岛健司 (62)
☐ 强奸	
杀死婴儿强奸母亲	石田干雄 (69)
☐ 谋杀	
以打预防针为幌子的毒杀	中岛宗一 (74)
☐ 被污染的井	

- 扔到井里的惨杀..... 杉本千代吉 (83)
- ☐ 刺杀
- 用农民给新兵做刺杀训练..... 江先光 (90)
- ☐ 强制劳动
- 关进简陋房屋中残酷驱使..... 大西馨 (95)
- ☐ 血腥的聚餐
- 炮击后掠夺市场 宫崎敏夫 (101)
- ☐ 女俘虏
- 用刺刀刺女俘虏的乳房 新谷幸太郎 (106)
- ☐ 扫荡村庄
- 高级军官的罪行 野间荣作 (115)
- ☐ 惨杀
- 虐杀年轻夫妻 岛津酉二郎 (121)
- ☐ 行刑
- 抵抗者被俘后的处置 川田孝 (127)
- ☐ 逮捕
- 抓走妻子诱捕丈夫 松原俊三郎 (132)
- ☐ 怀柔
- 策划把俘虏训练成密探 大井健太郎 (139)
- ☐ 试胆
- 将捕获的农民刺成马蜂窝 三神高 (147)
- ☐ 卦卜
- 逼善良的和尚成为日本警察的特务
 冈田袈裟二 (158)
- ☐ 人和鬼
- 把农民火烧活埋 松尾富男 (164)
- 后记 富永正三 (177)

非正义战争

森村诚一

论述本书内容之前先就侵略这一性质进行讨论。这是对侵略的一般论述，不仅限于日本军的侵略。

任何军队一旦成为侵略军时，就成了恶魔的使者。集团性的虐杀、掠夺、暴行、强奸、放火等等所有的恶逆无道的行为，都是战争在他国领土上使用强制的非法手段集中犯罪的表现。而且这些犯罪的士兵们在和平时代在自己的国家里大都是平凡守法的市民。这些热爱家庭、接受社会的分工、明辨是非和责任常识的善良小市民手握武器成为侵略军的士兵时，就变成了恶鬼。

侵略者所犯下的罪行，很显然不是为了自卫。这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作为胜利者高傲自居，不需什么战略和战术，只是挥舞着非人道的刀枪，用枪尖去污辱他国的失去作战能力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还有那些无辜的市民。在这些人当中，牺牲人数最多的当数与战争毫无关系的贫民，他们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却饱受了的侵略的火轮的痛苦蹂躏。

侵略战争的目的是用武力掠夺他国的丰富资源，扩充自己的版图。任何一个侵略国都不会打着侵略的旗帜去侵略，他们往往是打着“自卫反击”、“积极防卫”，或者“为和平地确立以自己为盟主的共荣圈”等等旗号，使战争合法化。

虽然用武力无法强制他国和他民族，但为了使战争合法化（本来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战争），而进行诡辩，真可谓是人类滑稽的愚蠢。

动物不会作出那样的诡辩，因为它有明确的战斗目的。然而侵略战争在行进过程中却常常忘掉了自己战斗的目的。制造烧，制造毁坏，制造残杀，把一草一木都毁成焦土，究竟侵略者有何求。侵略战争是一种无人性、忘了战斗目的的愚蠢的战争。

如果战争使被侵略国一旦成为侵略国时，他们同样会再现上述的非人道性，在那里他们学着原侵略者的手段，更加变本加厉地用从原入侵国体会到的那残虐的手段对入侵国进行报复。

回顾侵略战争的历史，从民族性和国民性的角度反省，主要表现在民族性上。在战争中那些本来差异不同的士兵都共同陷入了疯狂之中，像吃了迷魂药似的忘却了战争的目的，在战争中制造“非法的自由”，把绝对不准许的罪恶和非人道当作一种快乐。侵略战争本身就是非人道，它没有半点军人的行为。把非人道当成娱乐，有人说这些对明天的希望感到很渺茫的士兵们荒诞的娱乐是动物式的，但是动物决不为了娱乐而战斗。

侵略战争的娱乐要素可以通过侵略者对那些不具备抵抗能力的俘虏和普通平民进行惨杀、强奸、掠夺来证明，为此

可以证实他们是否正义地进行“解放”战争。但是侵略者往往掩盖自己的劣迹，把侵略的罪恶当作战争中自己国家被害的历史进行强调，隐瞒了加害于他国的事实。

战争中存在着侵略和防卫、被害与加害这两个方面。自己国家对他国侵犯迫害的记录应该把“自己的可耻行为在世界上曝光”，这才是真正保护自己国家的名誉，反之，在自己国家没有做任何非人道的事，而在其他国家进行犯罪，却把这种“侵略”的行为诡辩为所谓的“进出”，企图掩盖在他国所犯下的罪行。这种不敢坦然认识过去的态度，只会为再次发动战争埋下阴影。有人诡辩说战争中的非人道不限于本国。要看是谁发动的战争，非人道的性质是有所不同的。侵略者施压了残酷的行为，反击侵略者的残酷行为各有不同，如果前者不发动战争，后者的残酷性本来就不存在的。

判定战争是侵略还是防卫的基准是：

一、战场在我哪一个国家。

二、在一个战斗决定胜负之后，胜方进行了残酷的行为。

三、战斗人员之外的一般平民被杀害。

四、战斗人员的同事没有参加战斗而是对平民进行掠夺、强奸。

五、战略、战术上，进行没有必要的半开玩笑的非人道行为。

六、交战中对敌人理应用的武器用做其他方面。例如：用军刀去砍头。

以上第一、第二条是明显特点，而被用做战场的国家就是被侵略国。被侵略的国家反击侵略，进入侵略国时就成为了侵略者，这时的人具有强烈的报复心理，其残酷的手段更加凶恶。

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它集中了人类的愚昧（动物没有这种愚昧，它是非动物的）。现在众所周知利用核武器人类会在下一次大战中消灭敌我双方，却仍在拼命增强核武器，这象征着人类的愚昧。关于交战双方的炮火杀伤已有条约，俘虏是“战争的败者”，按照国际法《日内瓦条约》应该及时得到人道保障，在战争中必须遵守最起码的人道。然而侵略不遵守这一章程，也无视这种意识。

对战争之外的无抵抗的人使用了武器，就要对战争的规定定义进行美化。这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而不择手段地把战争的本质给模糊了，就像体育比赛那样非决出个胜负来。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造成了侵略战争没有一个正体，没有一个可以规定的定义这一事实。

战争——在人类之间没有最小极限地守着它的规定的定义，只有侵略战争，对于这些实际情况的证实来自那些普通善良守法遵纪的平民。与此同样的人物就像实际情况那样，他们犯罪后所述的证言就称作坦白和向牺牲的人们认罪。

也许忏悔赎不了所犯的罪行，但是有意义。是鼓起勇气结合自己的真实体会，将战争的疯狂告诉人们，是让世代的人了解战争从而达到抑制战争的一种力量。在我们这赖以生存的地球上必须制止战争，保护国际法，否定战争才是英明的选择。

战争毕竟引发了狭隘的独立民主主义。人们在自己国家过着美好生活的同时，从不去考虑其他国家究竟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所谓的爱国就是遵守本国的所有规定和尊重他人的家庭和幸福。不想成为破坏个人幸福的国家，乃是人之常情。美国和苏联是多民族的国家，纯血统的支配主义没有意义。在战争中为了保卫国家，各民族无私地献身。而对这

些无私奉献的人们来说，国家并没给他们多大的好处，但他们却都能深深地印在后代的心中。

为了国家的独立和个人生命幸福而牺牲的人，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没去想过保卫了国家的名誉会得到什么。

小国的国民为了从大国的奴役中解脱出来进行了战斗，战斗的目的达到后国家的独立才无遗憾地得到发挥。但是国家的独立和国民的幸福并不一定一致。在日本军事立国时代，这种价值观就是颠倒的。在“为国”的号召下牺牲了国民，个人的幸福也被抹杀了。

我不回避侵略战争这一事实是在使用战争“为国”这一情况下发生的，但我有这么个疑问，即：个人为了国家，还是国家为了个人。

我热爱日本这个国家，奥运会上升起的太阳旗燃烧着我的心，但同样不能因此忘却用这太阳旗去侵略的行为。热爱自己的国家、维护国家的独立跟战争是有区别的。为了防卫去战斗是侵略的暧昧所在，这就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从而使国民“为国”而战的概念模糊了。

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国民不知道战争的目的，更不知道为何而战，而此时却有众多的国民失去了生命。

现在把“侵略”改换成“进出”这一词是为了模糊历史的真相，掩盖自己国家的罪恶事实，颠倒黑白，具有潜在的重返战争的危险，是引发战争的根源。

对祖国的军国主义所犯下的罪行我痛苦地记在心里，现在必须告诉后人，让它世代代代传下去，不能淡忘过去留下的深刻教训。

什么是“七三一”？这是战争结束了30多年后，当战争的记忆已被淡忘之时才得以从一个守口如瓶的原士兵的口中

解开的谜，“这位士兵抱着传给后人的目的才将这一不能公开的秘密公开了”。

我们读这本书时，因书中内容的残忍而感到恐惧。书中实录的、战栗的证言使我觉得他们有勇气反省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现在编印出来了，并因为言论自由才得以与读者见面的。

这些证词不是用来粉饰战争的罪过的，在和平的民主的今天，我将这些实录不保留地公布，是希望人类不要再改变自己的本性，共同努力，自觉地维护和平，反对战争。

日本鬼子

——军医的露天解剖

小美野义利

战务班长宪兵曹长

原部队番号

关东军第一特别警备队二大队本部

这事发生在1940年9月上旬。我们遵照新京宪兵队长近藤新八大佐的命令，在市内新发路宪兵队军官宿舍附近逮捕了3个中国老百姓，后来残酷地杀害了他们。这也是我在侵略中国时直接犯下的罪行。

虽然已是9月初，仍感到热烘烘的，特高科副科长小林少尉用一双阴沉沉的眼睛一边瞄着报纸，一边给大尉打电话：“喂，您是大尉吗？前些天谈好的那件事儿，今日处理，您有空儿吗？……哈，静候您。”小林放下电话听筒，对着小美野伍长大声命令道：“今天要执行，做好准备！”小美野伍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对桐原军曹说：“前几天抓的国民党地下组织3名犯人，审了好多天，什么也没审出来，上面决定尽快内部秘密处理。”说完一边傻笑，一边摩拳擦掌。

“哈哈——你就要开斩吗？哈哈！哈哈！……”太田曹长兴奋得怪模怪样狂笑着。

午后，太阳偏西之时，两辆汽车在市内叫大同的街道上狂奔着，前一辆车内坐着今日的指挥官小林少尉和山垣内翻译，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小笠原军医大尉以及土仓卫生曹长。紧跟在后边的车上，由太田曹长开车，小美野伍长穿着长筒皮鞋，操着日本军刀，桐原军曹手握破裂的竹刀押着3名五花大绑的中国人。桐原军曹左胳膊戴着白地红字袖章，上边“宪兵”二字显得十分刺眼。

出发前，太田对小美野说：“过一会儿，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手腕。”桐原军曹则得意地说：“你的剑道虽然得过三段称号，但是能否利落地刀砍活人……哈哈……”听着桐原阴森森的笑声，小美野则有点生气和不安。

两辆汽车在郊外人烟稀少的大道上奔驰，直向南山开去，车后卷起了滚滚烟尘。过了不一会儿，随着啞的刹车声，汽车急停在齐腰高的草丛中。小美野从车上跳了下来，对着蜷曲在车内的3名中国人怒吼着：“下车！”并且动手揪着他们的领口一个个把他们拉了下来。

3名中国人，经过数十日严刑拷问，加上饥饿，身体无力地摇摇晃晃，但是每个人的双眼却亮闪闪发出愤怒之光。他们环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互相对视了一下，心里全明白了，立刻显得十分紧张和气愤。那位十八九岁的青年人愤恨地喘着粗气，肩膀和胸部一起一伏地大声吼叫着：“我是在国际运输的干活……”一边逼近了眼前的小林少尉，小林被吓得哼哼着往后退了几步。这时站在小林身边的太田曹长骂着“你这混蛋！”上去猛踢了青年一脚，青年扑通一下子仰面朝天倒地，可立即又跳窜起来，挺着胸两眼死死瞪着小林少尉。

“支那奴！还想反抗？”桐原军曹一边骂一边拼命用竹刀向青年打去，那刀竟变成了弓形，狠狠打进了青年的身体，青年的脸立刻变成了紫红色，嘴里流出了鲜血，那血顺着胸脯直往下流，他狠狠地“呸”的吐了一口血水，气愤得全身抖动，像要跳起来一样，像要向目瞪口呆的小美野扑去一样。小美野冲上去揪着青年又踢又打，一下子将青年摔倒在地。那青年的口、鼻立即流出了很多鲜血。小美野正要更疯狂地踢那青年；突然，在一旁的另一中国人大吼一声：“鬼子、畜生，住手！”听到这吼声，小美野吓得目瞪口呆，像被钉子钉住一样不能动弹。那位发出怒吼的壮年体格很棒，猛地向前跨出一步。小野美大声骂着：“畜生，竟敢说什么鬼子……”立即扑向那壮汉又踢又打。这时山垣内翻译和小笠原军曹在40多米开外的地方挖好了埋人坑后，走了过来。身体瘦瘦的、架着眼镜、嘴唇薄薄的军医大尉小笠原说：“别打了，打出好多伤口，身体不完整了，就不好当研究对象了。”山垣内翻译走到太田曹长身旁说：“挖坑时，弄出不少死人骨头，看来这一带是杀了不少人啊！”抓着中国人的太田，挺胸腆肚像头公猪一样，洋洋自得说：“满洲国刚建国之时，每天都斩杀几十个中国人，这一带不管哪儿挖坑，全是人骨头。”

“喂！快快！从那年轻小子开头，赶紧动手！”小林少尉吼叫着。说着和小笠原、土仓一起向埋人坑边走去。

小美野于是走向满脸血糊糊的青年，突然将他反绑的双臂使劲抬高，推搡着将青年弄到坑边，并将青年摔倒。看着坑内累累白骨，满脸流血的青年一声不吭，抬头看着渐渐西沉的太阳……

太田和桐原两人摆出一副威武蛮横模样，微微一笑，轻蔑地瞟了小美野一眼，挥挥日本刀对着小林说：“少尉长官，

开始吗？”

小林看到小笠原军医和土仓卫生曹长已经准备好了各种解剖用具，便一步一步逼近了那青年。没想到这时，那倒地的青年突然跳了起来，“呸！”一口血痰吐到了小林脸上。“啊”一声叫喊，小林未及躲开，衣服上弄得血痰片片。这一下，小林的脸成了猪肝色，声嘶力竭地吼叫：“畜生！混蛋，快给我斩了他！”

说时迟，那时快，早已鼓足了劲的小美野一挥长刀“叭”一声将那青年的头给砍了下来，“刷”一腔热血喷射出来，一转眼将旁边的草丛给染红了。小美野顺脚踢了一下，将那青年尸体踢进了埋人坑。这时小美野已疯狂至极，桐原军曹把另一个中国人揪了过来，叫着：“把这家伙也给砍了！”于是小美野又挥起血刀，一眨眼，那壮年的尸体也倒进了坑内，压在了刚刚被砍杀的青年尸体上，但那壮年的头还连着脖子，扭歪到一边，黑糊糊的血从脖腔里流出来，可两眼大大地睁着，像是死死盯着小美野一样非常惨人。“啊！”小美野悲叫一声，两手像被什么无形之物牵动一样抖个不停，同时他看到那颗人头越变越大，像要冲着自己扑过来一样。他慌慌张张捡起身边的石头向尸体投去，一边骂着：“妈的，真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在一旁的太田和桐原急忙喊：“混蛋！你这样干，今晚是想叫鬼魂抓你吗？”两人说着，狞笑着……

被山垣内押着的另一名中国人，大约有三十五六岁，从被扯烂的上衣里，露出红铜色的肩膀，透着满腔愤怒。小笠原军医看到地面上到处是粘糊糊的血迹，对小美野说：“弄点草来，把这儿盖盖。”于是小美野和桐原两人弄来一些草将血迹盖了盖。土仓卫生曹长手持准备好的注射器。“让他躺到这儿来！”小笠原军医叫着，向上推了推滑下来的眼镜的同时给

小美野和山垣内递了个眼色。两人会意，怒吼着：“快过来！”并动手又拉又推那位中国壮汉，可是那人的双腿像是插入了地里，任凭他俩推拉却纹丝不动。

太田曹长突然一边吼着“过来呀”，一边用长长的日本刀尖向壮汉脖子刺去。壮汉遭此一击，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桐原和山垣内急忙扑过去要捆壮汉双脚，壮汉踢踢蹬蹬地反抗着，突然，他朝着桐原的肚子狠狠踢了一脚，桐原痛得啊啊直叫。

小美野一边叫着“竟敢反抗”，一边冲上去卡壮汉的脖子。这时挨了一脚的桐原，拾起掉到地上的竹刀叫着：“让你尝尝这个！”朝着壮汉的裆下刺了过去，只听那壮汉从嗓子眼里发出了一声低低的痛苦的“嗯—嗯—”声，便将身体弯了起来……这时，小笠原、小美野、山垣内、太田4人，像合计好似的一齐扑向了壮汉，并将其按倒，快速地将他右胳膊的袖子捋起来。小笠原军医一下子将闪着银光的注射器的毒针，刺破了那人的静脉，随着他手指的推动毒液慢慢被注射进去，3秒、5秒……壮汉痛苦地直哼哼，愤怒地咬紧嘴唇，渐渐嘴唇和脸变得煞白煞白……

一直盯着壮汉反应的小笠原军医，向土仓曹长丢了个眼色，小美野立即会意，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白纸包取来。小美野急忙用棍子撬开了那人紧闭的嘴，土仓迅速将白纸包里的毒药粉末灌进那人嘴里。这样一来，那位中国人痛苦到了极点，全身扭曲着，拼命挣扎着，被反绑的两手由于用力过猛，那细细麻绳几乎勒进了肉里，手腕处渗出鲜红的血。

小笠原军医抿着薄薄的嘴唇，阴险地冷笑着，一边看着手表，一边注视着那人痛苦万状的样子，25秒，30秒……那壮汉像是反胃似的咕咕作响，突然“哇”一声满口鲜血吐了

出来，他用利箭一般的眼神狠狠盯着军医骂着：“畜生、鬼子！日本鬼子！”眼看着他的头发一根根竖了起来。看到这情景，几个日本宪兵脸色由白变青，互相对视着呆呆地站在那里。

被残害的中国人全身抽动着，痉挛着，直到一点也动弹不了。小笠原开始用小型手术刀，将那人从胸到肚切割，因为忘了带大手术刀，用小的好像不顺手，于是对着小美野叫道：“喂，用大刀从这儿割开！”一边用小手术刀指示着，敲打着那人的胸部。小美野用血淋淋的日本刀在那人胸部“哧”一下刺了进去，并按着军医指示的方向，向下划割直割到腹部。小笠原军医戴上了白色的橡皮手套开始切割腹部……

夕阳西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土仓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蜡烛灯，闪闪的灯光，将人们的脸照得黑里透紫，个个像是魔鬼。小笠原用军刀将那人的肋骨撬开。在灯光照射下，人们看清了血糊糊的内脏，接着军医将手伸入血淋淋的尸体肚内摸索，突然一用力，抽出一块黑乎乎的肉块来说：“看，这是肺脏！”一股呛人的生人血味儿扑鼻而来，熏得人喘不过气儿来。看看军医两手托着血淋淋的肺脏；再看看尖尖军帽下那青色的狞笑着的瘦脸，真不敢相信是人脸。

大口吐了一口唾液的桐原，对着血肉淋淋的尸体尖声叫着：“这个混蛋，刚才还那么顽固发横呢，现在可乖乖的了。”小美野却虚张声势地低声对军医说：“除了肺，还能让我们见识识别的吗？”于是，军医将那肺“叭”一声扔进了胸腔内，又用沾满血的双手在腹腔内乱摸。人们一声不响，在阴森森的寂静中，只听到军医双手在尸体腹腔内咕唧咕唧的响动声。突然军医僵住了，同时尖声叫着：“呀！还活着呢！”

小美野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向坑里窥视着，可是鲜血